



上译演员在配音：曹雷、李梓、苏秀、富润生、于鼎



上译演员在配音：尚华、施融（左起）



《佐罗》-奥登西亚

《奴里》-奴里

程晓桦

二十年前 全民热恋的中国好声音

■文 | 冷梅 ■图 | 资料

一场终难曲散的集体告别

2014年10月1日和2日两天，一场名为“《辉煌年代》——上译厂配音艺术家和他们的经典作品”的演出，引爆了申城。

它不像一场单纯意义上的演出，更像是上世纪80年代辉煌一时的上译厂那批配音艺术家们，向曾经热爱过他们的观众，进行的一次集体告别。这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被一群敬业的艺术家们发展而来的艺术样式——译制片配音，曾经打动了几代电影观众，由此发展而来的“电影录音剪辑”，已经成为一种单独的艺术样式。很多观众可能没见过他们的面容，但一定熟悉他们的声音。在上海大剧院的演出现场，童自荣、刘广宁、曹雷、孙渝烽、丁建华、苏秀、赵慎之、程晓桦、戴学庐先后登场，共同追忆已逝的陈叙一、毕克、李梓、邱岳峰、尚华等前辈，开演前一个月，3200张票已经一票难求，直至加座。

而之前4月18日、19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率先进行的两场《辉煌年代》，同样座无虚席。那次崔永元、陈丹青都来了。第一场，演出到深夜11点半仍意犹未尽。崔永元在台上开起了玩笑：“这是我做过最守时的节目，已经超出预定时间一个半小时了。”反响比预期的还要好。似乎万众期盼，老艺术家们也希望能在上海家门口以同样规格来一次谢幕演出。于是，半年后，《辉煌年代》在上海大剧院续写了篇章。

在主创团队眼中，这是对上译经典的一次系统性回顾：上译厂有太多大师级的配音艺术家，陈叙一、邱岳峰、毕克……很多已离世，但是他们都是这个项链上的珍珠。不同的声音，不同音色，有高声部，也有低声部，一次全面的合唱，才构成上译厂百花争艳的局面。

在京沪两地公演时前来担任表演嘉宾或主持人的崔永元、陈丹青、薛飞、李立宏、曹可凡等人，都堪称50后、60后的上译铁杆粉丝。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示，曾经从上译厂的经典影片中汲取了太多能量，日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他们人生的方向。因《舌尖上的中国》配音而为观众熟悉的李立宏说：“他们就是我心中的一座圣山，我觉得自己永远无法达到，但是我不会停止攀登。”

一群骨灰粉攒出来的精彩

《辉煌年代》主创团队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无一例外都是上译的忠粉。总导演李彤不太喜欢被别人叫成“骨灰粉”，因为他从小就在专业的家庭氛围里长大，觉得这些译制片生来就是童年的一部分。

1968年出生的李彤，父母分别是哈尔滨话剧院的演员和台词老师，他家楼下就是剧场。这些译制片当时不对外，有时候只是内部参考

片，李彤经常受母亲“旨意”逃学去看片。“只要一放译制片，我们这些小孩就跑进剧场去看。一部片子，看过十遍不止。”1978年，他们家成了第一批买盒式录音机的家庭，他会录下电台放的译制片片段和剪辑，有时自己还做着玩，学他们的样子声情并茂说话，去模仿标志性的配音。此时，李彤已经对那些声音烂熟于胸。熟到什么程度？放一个片子，字幕刚出，一开口有一个人在叹气，他立刻就知道这是谁。有时，用那种手拧着换台的收音机，只要这么一拧，声音掠过，他就知道是谁在说话了。

筹划《辉煌年代》，最让他欣慰的就是，“丁建华老师能够参加这次演出非常难得，童自荣老师在，曹雷老师在，大家都在。老师们虽然都住在上海，但能够以如此整齐的阵容出现在北京和上海最顶级的舞台上，这是第一次！”

李彤说，不止是70后、60后、50后，人的情感都是一样的。80后的孩子，从小可能听的是杰克逊，在他成长的环境中，青春期或者初恋等人生重要节点，都伴着这些歌曲，这些人长到三十多岁，如果突然听到杰克逊的歌曲。自己立马会进入当年的情境，颇多感触。“我的童年没有杰克逊，没有麦当娜，只有译制片。所以，为什么我们这群人只要一听到那些声音，那些电影音乐，就会回到当年的青葱年代。”

联合制作人蔡颖则将参与谋划这台演出，视作一次“蓄谋已久的爆发”。“我记得非常清楚，十岁不到的年纪跟着小阿姨去浦东

看《叶塞尼亚》，《简爱》则是和爸爸一起在蓬莱电影院看的。那时候几乎还不能理解剧情，却偏偏能记住为那些角色配音的声音，怎么会有有话说说得这么好听的人啊！每到电影剧终的时候，我就拼命去看片尾字幕的配音演员名单。看多了以后，就会把那些熟悉的名字和他们的声音‘自动关联’了。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审美观的一部分，就是通过上译厂的译制片建立起来的，我们这代人的幸福感也就在这里。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很多人心中都有这样的情结。”多年以后怀揣童年梦想的蔡颖如愿以偿成为一名文艺记者，也终于有机会接触到上译厂的很多老艺术家，并同他们结下深厚的情谊。前几年，苏秀老师先后推出图书《峰华毕叙》、CD《余音袅袅》，蔡颖义务组织了大量宣传推广工作。

总政歌剧团的男高音歌唱家于爽，也是上译厂的超级粉丝，粉到什么程度？那时候上译厂出过一套录音剪辑，大概20辑，因为太珍贵了，他把每张卡带都用牛皮纸叠了封套，封套的外边又用钢笔一字一画“重描”了电影片名。磁带到现在崭新如一，抽出来锃锃亮像刚买回来一样。他在北京演出走台时一说，这些宝贝立马被崔永元看中，然后十万火急地跑到他们家把这套剪辑拿来，在演出现场做了展示。在这之后，他把这套磁带赠给崔永元，收进了小崔电影博物馆。

（她）那一代配音演员无不凝聚了过于丰沛的才情，好像他们的七情六欲全部都在配音生涯中孤注一掷……

——陈丹青

那时多少人羡慕邱岳峰们，他们用声音穿越时空，遨游世界……他们时而呐喊，时而低吟，时而高谈阔论，时而冷眼旁观，他们就这样进出自如地活了三辈子。

——崔永元